

潘漢年與香港

「潘漢年」這個名字與香港有着密切的聯繫。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及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潘漢年作為隱蔽戰線的重要人物，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作為「潘漢年系統」的負責人，他不時出現在香港，與香港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在情報戰方面成就卓著，但潘漢年早年其實是個作家。了解中國現代文學中著名文學社團「創造社」歷史的人都知道，後期創造社成立了一個出版部，而出版部中有一群被稱作「小夥計」的年輕人，包括了當年在文壇上頗為活躍的周全平、柯仲平、葉靈鳳、潘漢年等人。「那時他們幹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樣，捆書，打郵包，跑郵政局等工作，同時又都是握筆從事譯著活動的文學青年」，而這些「小夥計」的「中心人物」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那時的文學活動主要體現在創作了小說集《離婚》，參與《幻洲》編輯並發表了許多雜文。大革命時期他離開上海參加北伐，再回上海已肩負重要責任並參與籌辦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潘漢年身上關聯起文化界／創作界與香港的重要「節點」，是他「護送」文化人進出香港這件事。抗戰時許多在港的著名文化界人士如茅盾、戈實權等就是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組織下，安全撤出了被日本人突然佔領的香港。到了一九四八年，隨着國共兩黨力量的消長，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要「北上」參加新政协，而如何安排、護送像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李濟深、田漢、周建人、許廣平、郭沫若等民族精英安全離港到達北方，就成了潘漢年的頭等大事。作為「籌劃這一切的主要負責人」，面對特務的破壞、港英當局的阻撓以及眾人的不同要求，潘漢年需要統籌兼顧精心謀劃，事事落實妥善安排，「能在如此複雜、如此繁重的工作中做到沒有一個失誤」無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潘漢年做到了。

潘漢年與香港的另一個聯繫，是他太太董慧乃香港一位金融家的女兒。



「咖喱角」的溫柔

好吃不過餃子，說的多了，彷彿就給它「畫地為牢」了。其實這經典主食並非是中國人的標配，在印度，提起薩莫薩「Samosa」，那可相當於油炸碳水中的統治者，當之無愧的小吃之王，就好比披薩之於意大利，貝果之於紐約。

因為印度人口遍布各地，無論在哪想找一家印度餐廳，都不是難事。難在你不知道要點什麼，看着菜單上五花八門的稱呼，最後江河湖海都匯成一個「糊糊天地」，糊糊裏的雞肉，糊糊裏的蔬菜，感覺確實很微妙。這時候，咖喱角的存在就彌足珍貴，只要認清名字，直奔它去，準不會被辜負。本地人叫它薩莫薩，如果出了這片地界，很多餐廳就直呼大名。管你是大汗淋漓的夏日抑或涼風瑟瑟的深秋，一盤咖喱角帶來的安慰，都是印度餐廳裏最貼心、最溫柔的守候。

餃子的宇宙本就遼闊深邃，像本港也有大名鼎鼎鹹水角，外殼脆韌，內陷濃郁，吃一口能香到「上頭」。不過咖喱角定位獨特，向來不以肉味見長，因為印度教不吃牛，穆斯林不吃豬，我們看到的咖喱角大多是素餡。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就要在餡料的調製，以及烹飪上下功夫。比如將酥皮摺疊成三角形，裏面加入土豆、豌豆、洋葱、香菜作餡料，伴有白胡椒粉、薑黃粉等調味，放入油鍋裏炸到通體酥脆，耀眼的光燦燦。一口下去，你就明白為何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對它敞開懷抱了，飽滿的餡料中是濃郁的咖喱香，耿直的脆口，就連味蕾的死角都能被打動。趁熱吃，還有爆漿的感覺。雖然沒有肉，卻也能稱之為「險勝」，在家吃餃子需蘸醬油醋，咖喱角的蘸料有酸甜醬、薄荷醬，還可以不蘸醬。比起我們認知裏渾厚帶勁的強攻，眼前這一份金黃三角，則更像娓娓道來、許久不聞的細語。



今年內地慶檔電影中，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是不容錯過的一部。影片講述了一九四二年，裝載着盟軍戰俘的「里斯本丸」從香港出發前往日本，經過浙江東極島海域時，被美軍誤判為戰船，發射魚雷擊中。為防止戰俘逃跑，日軍慘無人道地封死艙門，戰俘奮起反抗，破艙逃生，又遭日軍大肆射殺。危急關頭，數百名中國漁民不顧個人安危，划着舢舨往返於槍林彈雨中，成功營救了三百多位英軍戰俘。遺憾的是，仍有八百多名戰俘最終不幸長眠於東海海底。

在戰火紛飛的中東，中國啟動黎巴嫩撤僑計劃，兵分兩路，日夜兼程。包括：第一批六十九名在黎巴嫩中國公民及十一名外籍家屬先乘船往塞浦路斯，再轉乘飛機回國；第二批一百四十六名在黎巴嫩中國公民及五名外籍家屬乘包機返回北京；截至十月二日，安全撤離的人員中，有三名香港居民和一名台灣同胞。

北京與黎巴嫩的距離，橫跨八千多公里。在此次黎巴嫩撤僑行動中，首批僑民安全抵達塞浦路斯利馬索爾港口時，恰逢中國的國慶節。此情此景，讓人想起二〇二二年的內地國慶

近年香港樂壇湧現不少新進歌手，但卻沒有幾首歌曲能夠爆紅。再加上電視媒體熱捧「中年聲音」，故此好些老歌又再成為熱潮。每逢電視舉行金曲節目，譚詠麟的金曲都會成為其中一個主題，最近我便多次再聽到具搖滾味道的《愛情陷阱》，該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歌曲，彷彿呼應着現今的一些狀態。

「我墮入情網，你卻在網外看，始終不釋放。恨、愛，心中激蕩。這陷阱，這陷阱，這陷阱，偏我遇上！」《愛》歌述說着一個愛情故



最近看到有香港老人「重走長征路」，挑戰自我的同時也弘揚紅色文化。可對於更多的老人來說，如同我父母一樣，時常「窮遊」自駕，或許也能探索華夏大地，挖掘多彩銀色生活。

我的父母每年都會開着小車，選一片感興趣的區域，開始自駕之旅。十二點的獨庫公路，清晨的烏魯木齊，都已成為他們車轍下的印記。這不，今年他們又開着車，一路向北，探尋東北的林海雪原。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這些東北大城市他們逐一打卡，但給他們最深印象的，卻是坐落於林場深處的小城。從哈爾濱出發一路向北，奔着國境線方向，裝着工業製成品的大貨車逐漸稀疏，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綠野與林場。小城伊春就坐落在這片綠野的小興安嶺中。

本來父母只是將這裏作為他們沿着北部邊境線旅遊的中轉站，可停車

歷史不能沉默

淤積的泥沙、湍急的渦流和時間的消逝，曾經掩蓋了「里斯本丸」所經歷的屠殺、恐懼與慘痛。直到身兼海洋技術專家和電影製片人雙重身份的方勵，十年前偶然得知這一故事後，便抱持「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以年近古稀的年紀，傾盡家財，組建團隊，輾轉中、英、加、美、日多國，通過與一百三十餘位親歷者及其後代面對面交流，將散落的殘簡斷篇，一點點拼湊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難能可貴的是，《里斯本丸沉沒》聚焦時代洪流中的凡人故事，講

檔電影票房冠軍《萬里歸途》，記得該片海報上，片名下方清楚寫着：125位中國同胞一起回家。

《萬里歸途》講述中國前駐地外交官宗大偉臨危受命，前往爆發戰亂的努米亞共和國，協助外交部新人成朗撤僑，任務順利結束後，他們又得知還有一批被困同胞。宗大偉與成朗放棄撤離機會，逆行進入戰區，克服千難萬險，帶領逾百位同胞穿越炮火和荒漠，終踏上回家之路。影片的地點、人物和故事或有虛構，但卻是根據二〇一一年「利比亞內戰撤僑」的真實事件改編，人物塑造得有血有

肉。

近年，多部講述中國海外撤僑故事的國產影片，都具有內容的震撼力和票房的號召力。二〇一七年，《戰狼2》講述男主角冷鋒前往非洲叛亂地區幫助中國公民撤離的故事，以超五十六億元的票房收入，躋身當年中國電影票房總榜冠軍；二〇一八年，《紅海行動》的故事根據二〇一五年「也門撤僑」事件改編而來，該片以逾三十六億票房摘下半年度票房桂冠。

隨着《萬里歸途》電影熱映，也讓觀眾记住了影片中的一首歌，當宗

事，歌詞內容說明主人翁受到感情傷害，猶如被騙。所謂陷阱，依然屬於感性層面。男歡女愛，其實很多時沒有對錯之分，只是二人的緣分問題，並不涉及第三者介入。「真心被俘虜，彷彿遭圈套，探索這愛路。你那美態已叫我醉倒……」當然，男性很多時都會被女性的美貌吸引，從而單方面墮入愛河。女方從未施展手段，那便談不上設置陷阱或圈套。

談情說愛的過程當中，倘若任何一方提到金錢或物質相關的事情，另一方確實需要仔細思量。近期電影

我觀念上比較傳統，曾對一位不婚女子說：「為何不考慮結婚，生一個自己的孩子，將他們養大，將很有滿足感。」對方辯駁，跟一個男人過一生已非易事，再生個孩子出來責任更大，現下養養寵物也挺有滿足感。

也曾旁敲側擊一對「丁克」夫婦，誰誰誰家的孩子多漂亮啊，不想自家也擁有一個？對方即說，支持愛孩子的人多生，我們就算了吧。

生育與否是個人自由，勉

入住，淳樸的民風卻讓他們愛上了這裏。小城的時光彷彿停在了四十年前，紅磚砌成的蘇聯式建築與城市中的早集構築了這座城市的基調，隨處可見的自然公園也沁人心脾。樸實、宜居的小城市，深深俘獲了久在城市樊籠裏二位老人的心。告別小興安嶺的小城，他們沿着國境線，一路向東，踏足祖國最北端，又遠眺最東端邊界，從山海關出關，返回廣州家中。

對於加起來超過一百五十歲的老夫妻而言，這樣的生活或許已不多見，可在他們口中，卻顯得稀鬆平常，或許這樣自在灑脫、隨性自如的生活狀態，才是讓我們這些打工仔羨慕的銀色生活真諦。



述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新婚燕爾就失去丈夫的新娘；從未見過父親模樣的遺腹子；不清楚爺爺屍骨何存的子孫後代……這些無法被歷史教科書記載的細節，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宏大戰爭揚起的硝煙落在升斗小民身上，那種利劍穿喉的疼痛。

某種程度上，《里斯本丸沉沒》已經超越了一部電影的價值，它更像一首從塵封史實裏升騰而出的影像史詩，不僅隔着時間的長河質問戰爭的殘暴，更是以記憶的微光為歷史加上旁註，盡力還原勾勒出每一個活生生

人，賦予他們人性的尊嚴與榮光，為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真誠地譜一支安魂曲。

當史料的厚度、情感的濃度與思辨的深度交相輝映，以震耳欲聾的方式呈現在銀幕時，我們深信歷史不會繼續沉默，真實自有千鈞之力。

大偉與成朗重返撤僑的戰火之境時，車內的音響響起了《星星點燈》的歌聲：「星星點燈，照亮我的家門」。撤僑行動所點亮的歸家燈火，如寒夜星光，溫暖了無數國人的心。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人與人之間本應存着一種信任關係，不論是戀人、朋友，都應互愛互助。但是當今實在太多騙子，所有人都必要再三警惕，勿墮進陷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後，看着孩子迅速成長，小學、中學、大學，再至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生兒育女……光陰似流水，一代又一代，如今孫輩已然崛起。看到基因和血脈得到傳承，說沒有幸福感是假的。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一見報

路過香港歷史博物館，稍有閒暇於是信步而入，門口便是海報「盛世啟航——新中國成立75周年成就」，邊走邊看，突然展板上一幅《黑神話：悟空》的圖片映入眼簾。頗為意外，「這麼快的嗎？」湊近了仔細端詳，圖片下有中英雙語註解：「《黑神話：悟空》乃一款取材自中國經典名著《西遊記》的單機遊戲，上線不到四天，全球總銷量已突破千萬，反映中國文化吸引力。」

展覽自九月二十七日始，算上展板印刷製作、現場安裝所需的時間，再算上不可或缺的編輯、校對時間，展板的文案恐怕在八月尾、九月初就要寫好初稿，再對比《黑神話：悟空》八月二十日才公開發行，有「上線不到四天」的數據，真是「新鮮滾熱辣」。《黑神話：悟空》所

在的展覽區域講述中國文化影響力，同一區域除了《黑神話》之外，還提到騰訊旗下手機遊戲《王者榮耀》以中國文化為背景打造遊戲人物IP，不但成為全球玩家數量最多的遊戲之一，更於二〇二三年走上亞運舞台。此外，展區還介紹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小說《三體》被改編成系列影視作品於Netflix全球放映。

在觀念上，不但指出小說、影視作品，也認同遊戲作品對文化不可忽視的傳播作用；在時間上，展覽前一個月剛剛發生的事件亦有涵蓋，可以說，這個展覽不愧「與時俱進」。

利貞 大川集 逢周二、三、四見報